



利器

Sharp Objects

吉莲·弗林 著 黄菁菁 译

埃德加·爱伦·坡奖最佳处女作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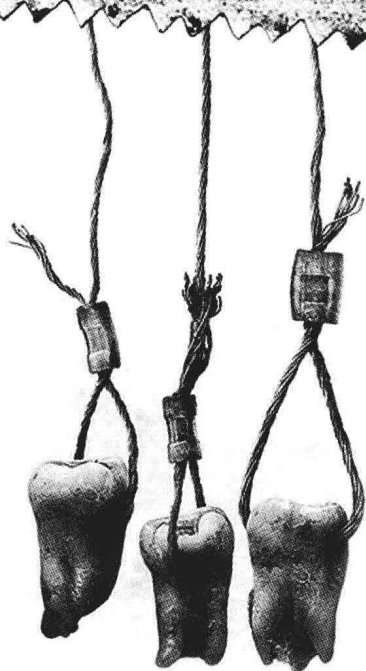
仅仅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处女作是远远不够的……我读到最后三十页时，心中忐忑不安，但又无力翻页。熄灯后，故事依然徘徊在我的脑海中，像是蛇蜷缩在洞穴里，不断发出嘶嘶声。

这部小说令人钦佩，犀利的笔锋与敏锐的洞察力更是令其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 史蒂芬·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SHARP OBJECTS

利器

吉莲·弗林 著 黄菁菁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利器(书名原文:Sharp Objects)/(美)吉莲·弗林著;黄菁菁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396-3475-3

I.①利… II.①吉…②黄… III.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5069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0779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aye Areheart Book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出 版 人:唐 伽

责任编辑:曾 冰 岑 杰

装帧设计:徐 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0551)5657625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5.5 字数:260 千字

版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致 谢

深深地感谢我的经纪人史蒂芬尼·奇普·罗斯丹,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他一直陪着我走完这一路。还要感谢我的编辑萨利·奇姆,他问了我许多深刻的问题,同时也给出了许许多多的答案,帮我删去许多不必要的语句。他们是如此睿智,不断激励着我,而且他们也是我最好的晚餐伴侣。

我还要感谢 D.P. 莱尔、M.D.、约翰·R. 克莱因医生,以及埃默特·赫尔里奇少尉,他们帮助我搜集了很多有关药物、牙科和警务方面的各类知识。还有《娱乐周刊》的编辑们,尤其是亨利·戈德布拉特和执行编辑里克·特策利(他是个很棒的球场前锋,我发誓)。

更多的感谢要给我的朋友圈,尤其是那些在我写作过程中反复阅读《利器》,并不断给我意见和鼓励我的朋友们,他们是旦·费尔曼、迈特斯·特恩斯、凯蒂·考德威尔、乔希·沃尔克、布赖恩·艾夫斯·拉夫特里,还有我四个聪明伶俐的表姐妹(萨拉、特莎、卡姆和杰茜)。他们会在关键时刻给我善意的提醒,以防我毁了这部小说。丹·斯尼尔森应该是最乐观和高尚的人了,感谢你对我一如既往的信心,也谢谢你让尤吉斯在措辞上温和一些。艾米莉·斯通分别从弗蒙特、芝加哥和南极洲三个地方给我提出意见,她的幽默带给我许多快乐(我强烈建议她去参加疯狂小镇穿梭游);感谢苏珊和埃勒尔·斯通给我在那个湖边房子短憩的机会。还要谢谢布雷特·诺

兰,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读者,他不会轻易说一些赞美的话,在我偶尔参考《辛普森一家》时,他总是及时提醒我。他的邮件里虽然只是寥寥数语,但却最能鼓舞人心。还有斯科特·布朗,可怜的他无数次阅读我的文稿,在我需要忘却现实的时候,他也会陪我一起从现实中抽离出去。谢谢大家。

最后,我要把我的爱和感谢献给我浩大的密苏里家族,我很高兴我的家人和这本书中的角色毫无关联。一直支持我的父母从我小学三年级起便开始鼓励我写作,那时我向他们宣布长大后要么成为作家,要么成为农民。成为农民的理想已不可能实现,因此我希望你们喜欢这本书。

第一章

我穿着血红色的新毛衣,这种颜色十分扎眼。已是5月12日,气温却降到了四度左右。穿着衬衫打了四天的寒战,我没有翻找箱底的冬服,而是溜达到跳蚤市场淘别人闲置的衣服。这就是芝加哥的春天……

我坐在小小的隔间里,看着电脑屏幕发呆,这次我写的故事有些畸形和邪恶。四个2到6岁的孩子,被人发现被锁在南口的一个房间里,屋内有几个金枪鱼三明治和一夸脱牛奶,被困了三天的孩子们如同小鸡般争抢着食物甚至地上的残渣。他们的母亲只是去抽烟斗了,之后便把他们忘在了那里。有时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孩子们没有被香烟烫伤,骨头也没有折断。这只是这个母亲一次无可挽回的失误。我去狱中探视过这位母亲,她叫塔米·戴维丝,22岁,金发,身材略胖,脸颊上的圆弧状粉色腮红如同烈酒杯底一般大小。我可以想象她坐在摇摇晃晃的沙发上,叼着烟斗,吞云吐雾。接着,一切开始快速回闪,那时的塔米只有13岁,没有孩子,中学时代的她是男生关注的校花,拥有光滑水润的嘴唇,与她接吻时总能感受到肉桂的香味。

伴随着烟草和咖啡的混合味,尊敬的弗兰克·库里编辑带着些许疲惫晃进了我的房间。他大腹便便,脚踏一双有裂缝的暇步士,牙齿由于长期吸食烟草已变成棕黄色。

“完成得怎么样,老姐?”办公桌上有一枚银质大头针,针尖向上。他



用拇指轻推了一下，露出暗黄色的指甲。

“差不多了。”我只有三英寸的版面，其实我需要十英寸。

“很好，写完后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现在也可以过去。”

“哦，见鬼，写完以后再来吧。”

“好的。十分钟。”我想伸手去拿那枚大头针。

他终于离开了，我看到他的领带几乎拖到他的胯上。

“普瑞克？”

“什么事，库里？”

“见鬼，没事。”

弗兰克·库里认为我是一个耳根子比较软的人。他这么认为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女人，也许是因为我耳根真的很软。

库里的办公室在三楼。我敢肯定他每次心烦意乱时都会看着窗外那棵树的树干。优秀的编辑从来不会注意树皮，他们只会观看叶子——倘若他们可以使树长到办公楼的二十、三十层那么高。但是我们这个归属郊区管理的芝加哥排名第四的报纸——《每日邮报》，还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不断向外扩展的三层小楼就像是地毯零售店和灯具店里经常被忽视的火柴，虽然小，可是爆发力很大。1961年至1964年期间，一个集团开发商开发了我们这个镇区，并以他女儿的名字命名此镇，不过这个女孩于完工前一个月在一次骑马事故中受伤。竣工后，他站在极光泉前，和崭新的镇标一起留影纪念。之后，他便携家眷离开了此地。如今，这个女儿已经五十多岁，居住在佛罗里达，除了胳膊偶有刺痛感外，一切都很好。她每隔几年会来这儿一次，与以她命名的镇标合影，大有明星派头。

在她最近一次来访中，我写了这个故事。库里不喜欢它，他讨厌一切

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片断。看的时候,他竟然砸碎了那瓶尚博得利口酒,整个办公室里充满了覆盆子的味道。他经常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但这并不是他摔倒的原因。只不过运气差点罢了。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顺手关上了门,这里和我心目中的编辑办公室大相径庭。我希望的办公室是以橡木板材装饰而成,注有“总编辑室”的门上镶嵌着玻璃,以便那些初出茅庐的小记者们能看到我们为第一修正案中的权利争得面红耳赤。然而库里的办公室缺乏这样的风格,和这栋楼的其他部分一样,这里只是用于办事而已。无论你是在里面讨论新闻工作,还是做巴氏检验,都不会有人在意。

“说说风谷吧。”库里手上的圆珠笔尖戳向他苍白的下巴,我似乎可以看到他须根上留下的蓝色印迹。

“位于密苏里州的南部,在布西尔地区,距离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很近。”我努力在头脑中搜索着我所知道的风谷。库里会和记者们探讨任何他认为有用的话题,包括去年芝加哥凶杀案的数量,库克县的人口统计,或者出于某种原因而关注我的家乡——一个我不想提及的地方。“内战之前风谷这个地方就存在了。”我继续说着,“它临近密西西比河,所以一度是个港口小镇。如今那儿最大的商业是屠宰业。风谷人口两千,那儿的人大多吃老本,没什么出息。”

“那你呢?”

“我也没什么出息,靠老本过日子。”我笑了。

“那个该死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

我沉默了,心里想着风谷有可能发生的各类灾难。那个肮脏的小镇容易发生各种悲剧——汽车相撞、龙卷风袭击、仓库爆炸,或是孩子掉到井底。我有点闷闷不乐。我希望库里能像以前那样,叫我来办公室是要赞赏我近来写的一篇报道,或是提拔我,就算是随便讨论一下潦草书写的稿件



也好,但对于讨论风谷近来发生的事,我毫无心理准备。

“普瑞克,你母亲还在那儿吧。”

“母亲和继父。”上大学时,同母异父的妹妹出生了,她的存在对我来说不太真实,以至于我总不记得她的名字——爱玛。那儿还有已经过世的玛丽安。

“哦,你和他们联系过吗?”他诅咒了一句什么。上次打电话回去还是圣诞。喝了三杯波旁威士忌后,我和母亲通了电话,虽然礼貌,却倍感陌生,我想母亲也可以通过电话线感受到这一点。

“最近没有联系。”

“天哪,普瑞克小姐,看看这封电报。去年八月那里有宗谋杀案?有一个小女孩被勒死?”

我点头装作早已耳闻。在风谷,只有母亲和我还有那么一丁点联系,让我觉得不解的是,她没有跟我提及此事。

“如今又有一个女孩失踪了,我认为这是连环作案。快去那儿发掘新闻线索,我要你明早就到那。”

“没门,”我心想,“库里,我手头上的恐怖故事还没有完成。”

“是的。但别忘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们,有着双倍人手和资金的三家报纸可不会等我们。”他伸手去整理乱糟糟的头发。“我受够了新闻变得人尽皆知,这次我们有机会突破,而且是重大的突破。”

库里相信只要有合适的故事,我们的报纸就会在芝加哥一举成名,乃至在全国享有知名度。去年,某报派了一个作家去得克萨斯州的某个地方——他的家乡所在地,春季发洪水时那里淹死了几个篮球少年。他写了一篇祭文作沉痛悼念,该文从水的性质谈到失去三个最好选手的篮球队,又谈到当地殡仪馆处理溺水尸体的不当之处。他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

我仍然不想去风谷。正因为如此,我紧握着椅子的扶手,担心库里会

看穿我的内心。他坐在那儿,一直用浅褐色的眼睛盯着我。库里清了清嗓子,看了一眼妻子的照片,嘴角浮起一丝浅笑,像一个即将宣布噩耗的医生。他这个人总喜欢嚷嚷,这很符合老派编辑的形象,不过他也算是一个正直的人。

“看着办吧,老姐,如果你真不想去就算了,但是我认为这对你有益,发掘这条新闻也会使你一举成名。这真他妈的是个绝佳的故事,我们需要它,你也需要它。”

库里一向支持我,认为我是最好的记者,有着奇思妙想,但近两年来我总是辜负了他的厚望,甚至令他失望。现在我可以感受到办公桌对面的他期待着我能给他一点信心,证明他看人很准。我只好点头以示我有这样的信心。

“那我回去一趟吧。”我手心的汗浸湿了椅子的扶手。

我没有养宠物,也没有什么植物需要托付给邻居。我在旅行包里塞了足够换洗五天的衣物,因为我确信周末前我会从风谷返回。我扫视了一周,真是乱糟糟的。这个公寓像个大学生宿舍,租价便宜、单调乏味,我只是临时居住于此。这趟回来后我要购置一个气派一点的沙发来犒赏自己,我相信这次的故事定会使读者目瞪口呆。

门边的桌子上有一张少年时的我与7岁的玛丽安的合影,照片上的我们笑得很开心。她睁着天真的大眼睛,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紧紧拥着玛丽安,她那皮包骨的小短腿跷在我的膝盖边。我记不起来当时在笑什么,多年来这一直都是个有趣的谜,其实我也不想揭开谜底。

我泡了个澡,不是淋浴。淋浴喷出的水柱冲到肌肤上,发出嗡嗡声,就像是被人改装成了机器,按下按钮就会开始运作。于是我用从汽车旅馆拿回的薄毛巾塞住了淋浴间的排水口,把墙上的喷头打开,坐在三英寸深的



水里，水面上还漂浮起一些其他人的毛发。

我没有别的毛巾可用，只好走到床边，用柔软的毛毯擦干身子，喝了杯没有加冰的波旁威士忌，因为该死的制冰机坏了。

风谷距离芝加哥南部约十一个小时的车程。库里非常慷慨地给了我一笔出差费，足以支付一晚汽车旅馆的住宿和一顿早餐的费用，前提是我要在汽车站用早餐，因为他认为我抵达后一定会住在母亲那儿。我可以想象当我出现在门口时母亲的反应，她会面露吃惊和慌乱之色，接着伸出双臂，给我一个夸张的拥抱，将我挤向她身边。我们会说说乱糟糟的房子，其实那一点也不乱。很快母亲便会间接问我要待几天。

“甜心，我们要为您准备几天的食宿？”这意味着，“你什么时候离开呢？”

我觉得这种礼貌最令人不快。

我知道我应该拿出采访本，速记一些问题。可是我又喝了杯威士忌，服用了阿司匹林，之后就关灯入睡了。伴随着空调运转的呼呼声和隔壁房间打视频游戏的砰砰声，我进入了梦乡。这里离家乡只有三十英里，明早就可以抵达。

早晨，温度回升，我胡乱吞了个果酱面包圈就开车向南一直行驶，路两旁是茂密的森林。密苏里州的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些不祥，一条并不宽阔的公路将几十英里的大片树林分成两半。一路上每隔两分钟我看到的景色都是一样的。

从远处无法定位风谷，那儿最高的建筑只有三层楼。驾驶了二十分钟后，我知道风谷到了，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加油站。几个光着膀子的男孩零零散散地坐在那儿，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一辆老式卡车旁边，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抓起一捧沙子撒向空中，他的母亲正在往车上装沙，她的头发染成了金色，可耳朵边的发根却还是棕色。她正向那些男孩子嚷嚷，不过

车开得很快,我没有听清楚她说什么。很快,树林逐渐变得稀薄,我看到路边凌乱的商店、出售人工日光浴床的小店、枪店和服饰店等等。接着,车经过一个死胡同,里面有几间房子,那儿是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最后,终于到了镇中心。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风谷欢迎你”,我竟然屏住了呼吸,像是孩子们去墓地一样。上次回来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不过这儿看起来还是那么糟糕。沿着这条路,我看到了以前的小学钢琴老师家,她是个修女,身上总有一股鸡蛋味。路边还有一个小公园,一个炎热的夏日里,我在这里抽了第一支烟。这条路还会通往伍德贝里和镇上的医院。

我决定直接去警察局,它坐落在主街的尽头。是的,这真是风谷的主要街道,这里有美容院、五金商店、廉价商店和一个只有十二架书的图书馆。还有一家服饰店——凯迪休闲屋,出售印有动物和房子图案的无袖衫、高领套衫和毛衣。风谷的漂亮女人大多是教师或母亲,或是在类似凯迪休闲屋这样的地方工作。也许若干年后这儿也会有星巴克,给小镇带来梦寐以求的主流时尚,但是目前这儿只有一个不知道谁家经营的脏兮兮的小饮品店。

主街空无一人,也没有车辆,只有一只流浪狗耷拉着耳朵蹲在人行道边。路两旁的灯柱上都贴着黄色的丝带和一个小女孩模糊不清的照片。我停下车,从停车标志那撕下一张寻人启事,贴得歪歪斜斜,高度大约和孩子身高差不多,纸的顶端用荧光笔写着“寻人启事”四个大字。照片上这个黑眼睛的女孩头发浓密,正在咧嘴大笑,透着一股野性。老师们通常认为这类型的女孩是“难缠户”。不过我喜欢她。

娜塔莉·简·基恩

年龄:10岁



失踪于5月11日

最后出现于雅各布·加勒特公园

身穿红色条纹T恤衫和蓝色牛仔短裤

如有线索,请拨打:555-7377

我希望当我走进警察局时,就会被告知已经找到娜塔莉。她没出什么事,只是在树林里走失,或是扭伤了脚踝,又或者是她离家出走,之后想通了就又回去了。若是这样,我会立即上车返回芝加哥,不会和任何人提及此事。

可是,我进了警察局才知道,街上没有人是由于镇上半数以上的人都去北边的森林里找娜塔莉了。接待员告诉我,我可以在这里等警长比尔·维克瑞,他很快会回来吃午餐。我坐在接待室里,有种不真实的舒适感。这儿像是一个牙医的办公室,我坐在橘黄色的椅子上,随意翻着一本红皮书。附近的插座上插着一个空气清新器,发出一股塑料的味道,难道这就是乡村的味道?三十分钟过去了,我已经翻完三本杂志,清新剂的味道开始让我有些作呕。维克瑞终于回来了,接待员冲我点了点头,带着些不屑和他低语,“记者。”

维克瑞五十岁左右,身上的警服已被汗水浸湿,衬衫紧紧粘在胸膛上,裤子皱皱巴巴,看起来像头蠢驴。

“记者?”他透过模糊的镜片看着我,“哪儿来的记者?”

“维克瑞警长,我是卡米莉·普瑞克,芝加哥《每日邮报》的记者。”

“芝加哥?你从芝加哥来这儿干什么?”

“我想和你谈谈失踪的女孩子——娜塔莉·基恩和那个去年被谋杀的小女孩。”

“天哪,你在那里怎么会知道这事?见鬼。”

他看看接待员，又看看我，好像我们合谋一样。他示意我继续往下说。
“露丝，我现在不接任何电话。”他说道。

接待员转了转眼珠。

比尔·维克瑞带着我走过一条木制长廊，两边贴有鲑鱼和马的图片。接着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里面没有窗户，只是一些金属文件柜围成的方方正正的空间。他坐下来点了支烟，但是没有递烟给我。

“女士，我不想对外透露此事。我不希望外人知道。”

“维克瑞警长，恐怕你别无选择。谋杀的对象是孩子，这会引起公众的关注。”在来的路上我便想好了对话，这怪不得我。

“你关注这个干吗？她们又不是你的孩子，她们是属于风谷的。”他站起来又坐了下去，反复整理手中的文件。“我敢说芝加哥之前从来没有关心过风谷的孩子。”他激动得有些变了声。维克瑞深抽了口烟，拨弄着小拇指上的金戒指，眼睛里闪动着泪光。我担心他要哭了。

“你说得对，不过可能有点误会。这并不是一般的爆炸案，而是至关重要的谋杀案。我也是风谷人，说出这个可能会让你感觉舒服点。”只能这样了，库里，我已经尽力了。

他回头盯着我。

“你的名字是？”

“卡米莉·普瑞克。”

“我怎么不知道你？”

“先生，因为我从来没惹过事。”我浅浅一笑。

“你是普瑞克家族的人？”

“大约二十五年前，我母亲带着娘家姓嫁到这儿。你知道艾伦·柯瑞林和阿朵拉·柯瑞林夫妇吗？”

“哦，我知道他们。”镇上的人应该都认识他们。风谷这儿有钱人可是



不多的,尽管并不是很有钱。“但是普瑞克小姐,我仍然不希望你到这儿来。如果你对事此进行报道,那以后风谷便会由于……儿童谋杀案而闻名。”

“公众对此案可能会有所帮助的,”我提议道,“他们在其他案件中也出过力。”

维克瑞沉默了几秒钟,看着桌角皱巴巴的饭盒出神。一股红肠的味道扑面而来。我听到他在咕哝蓝西的名字,那个被媒体曝光其离奇死亡的女孩。

“不需要,普瑞克小姐,而且我对此案件也不会发表任何意见,我一般在结案前什么都不会说。”

“不过我有权报道此案。让我说得明白一点吧,你提供一些信息给我,我会从你的立场出发叙述此事。我不想让你难做,但是我也有任务在身。”来的路上,大约在圣路易附近,我想到可以和他做这个交易。

我离开了警察局,带走了一张影印的风谷地图,维克瑞在地图某处画了个小叉号,那里就是去年发现那个小女孩尸体的地方。

安·纳什,9岁,尸体于8月27日发现于秋溪,那条蜿蜒曲折的小溪一直流向北边的森林深处。自从她于26日晚失踪之后,一支搜寻队便找遍了整个森林,可是一无所获。27日早晨5点左右,猎人们偶然间发现了她的尸体。她大约是在午夜时分被人用晾衣绳勒死的,脖子上有两道勒痕,然后被扔在小溪里,由于夏季干旱,水位变得很低。一块岩石上挂着那根用来做凶器的绳子。可怜的安整夜漂浮在那条无言的小溪里。她是被土葬的。我花了一个小时才从维克瑞那得知这些。

在图书馆的付费电话处,我拨打了寻人启事上的电话。一位年长的女人接了电话,说这是娜塔莉·基恩热线,不过我听到了电话那头传来洗碗

机的冲洗声。她说据她所知,北边森林里的搜寻仍在继续,如有人想前去帮忙,可以去主干路与搜寻队取得联系,并自己备水,而且最好先看一下天气预报。

我到了搜寻站,四个金发女孩顶着大太阳,直挺挺地坐在野餐布上。她们指向前面的一条小路,告诉我一直往前走就能和搜寻队会合。

“你来这儿干什么?”最漂亮的那个女孩问我。她的头发用丝带束着,脸庞红润,下巴有点圆,这在十几岁的姑娘中不多见。不过她有着傲人的胸脯,这可是幸运的成熟女人才拥有的骄傲。她微笑着像是认识我。不会的,我上次来风谷时她应该还是个学前儿童,但我看她也有点面熟。也许她是我以前某个同学的女儿吧,如果说高中毕业后就结婚生子的话,孩子的年龄应该差不多这么大。这是有可能的。

“只是想去帮忙。”我回答道。

“好的。”她笑嘻嘻地说,接着就只顾忙着去擦脚指甲油。

我走下嘎嘎作响的砾石小路,进入森林,这里更加暖和,空气清新湿润。野五倍子灌木丛和小黄花掠过脚踝,毛茸茸的白色棉子四处飞扬,滑入我的嘴里,粘在我的胳膊上。我突然想起孩提时,我们称这些棉子为梦幻仙子。

远处传来人们大声呼唤娜塔莉名字的声音,这三个字听起来抑扬顿挫,像是聆听美妙的音符。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十分钟,终于看到了他们,五十来个人排成一个长队,用木棒挑开挡路的灌木丛。

“嗨,有什么消息吗?”离我最近的那个啤酒肚男人大声叫着。我穿过灌木丛,走到他身边。

“我可以帮什么忙吗?”我还没来得及拿出采访本。

“你跟我一起走吧,”他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扒开灌木丛进行搜寻。”我们默默地走着,我的同伴偶尔会停下来猛咳一声以清清嗓子。



“有时我觉得最好放把火把这些树全烧了，”他粗声说道，“森林里就没发生过什么好事。你是基恩家人的朋友？”

“其实我是记者，来自芝加哥《每日邮报》。”

“嗯……那……你来这儿是？报道这事？”

突然，一声尖叫刺破了整个森林，“娜塔莉！”一个女孩惊叫着。我们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跑去，我的手心开始出汗。其他人也蜂拥而至。一个浅金色头发的少女推开我们，冲到小路上，脸色涨红，跌跌撞撞的好似喝醉了酒，对着天空大声呼喊娜塔莉的名字。

“他们找到她了？”同伴问其他人。

大家摇了摇头。“她可能是惊吓过度了，”另一个人说，“这对她来说太沉重了，看来女孩子都不该来这儿。”他目光锐利地看着我，取下棒球帽擦了擦额头，开始清理杂草。

“这真是徒劳无功。”同伴说。我们缓步向前，路上，我一脚踢飞了一个生锈的啤酒罐，接着又踢了一个。一只孤鸟飞过我的额前，直冲向树顶，忽而有只蚂蚱跳到我的手腕上，一切像是有股魔力，却又让人不寒而栗。

“你是否愿意说一下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我晃了晃手中的采访本。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说说你的想法。一个小镇上，两个女孩子失踪了……”

“哎，没有人确定她俩的失踪是有联系的，对吗？除非你知道什么。我们相信会找到娜塔莉的，她会平安的，她只不过才失踪两天。”

“大家对安的遇害有什么看法吗？”我问。

“一定是哪个疯子干的。他在镇子里游荡，忘了带镇静药，听到各种声音以至于发狂。大概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没说话，从裤子后兜掏出一包烟草叶，用牙齿把包装咬了个口子，嚼